東華録卷十五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王大臣議北路出征事宜得旨振武將軍公巴賽為副將軍振武將軍印務著順承郡王錫保管理都統陳泰石礼哈散秩大臣公達福前鋒統領衮泰副都統戴豪覺羅海蘭俱為叅賛大臣前鋒統領丁壽以都統銜為前

鋒統領總兵魏麟閱文繡統領車騎營兵副
都統納秦統領奉天兵副都統塔爾岱西彌
賴統領索倫兵副都統費雅思哈統領寧古
塔兵副都統阿三統領右衛兵副都統蘇圖統
領寧夏兵副都統承保常祿統領察哈爾兵
副都統馬爾齊袞布統領土默特兵塔布囊
丹巴沙津達賴等統領哈喇沁土默特兵法

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傳德管理粮餉侍郎永
國隨靖邊大將軍即往北路軍營　浙督
李衛奏臣奉旨入覲請以欽差查粮副都御
史性桂署浙督觀風整俗使蔡仕舢署浙撫
下部知之　四月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勦撫
貴州古州八萬等處現將湖南兵酌撥一千
名前往　岳鍾琪奏西路軍營今臣議派計

文武大小員弁共三百二十四員馬步兵丁共二萬六千五百名　上諭四川撫憲德奏報耕耤日期本內有臣念切祈年識慙斈稼等語耤田乃授時重農之大典並非令督撫等學習耕穡之事也憲德曰此大典陳奏自應倍加敬謹乃云識慙學稼為此輕忽之詞竟同兒戲殊失陳奏之体朕因憲德素無學

問是以止于降旨申飭若係通曉文學之臣
而悖理若此便應交部察議又諭每見臣工
章奏有山川効靈等字輕慢神祇屢降旨申
飭令衍聖公孔傳鐸奏賀慶雲本内仍用乾
坤効靈字樣想未見歷來諭旨也 五月諭
李鳳翥奏賀瑞芝本内自稱遴華陋儒此本
奏賀慶雲又稱擲地才踈敢含毫而賦五色

李鳳翥既以儒者自居則陳奏本章自應加意慎重不當作遊戲之詞若未曾作賦而云作賦則所奏盡屬虛文若寔曾作賦便當進呈朕覽若自知不能作賦而引此浮詞湊成自謙之語陳于君上之前豈儒者之道乎更可異者貼黄内大賚々字訛寫賫字莫非有意議朕不應賚而賚乎似此輕慢踈忽狂詐姦

僞儒者固當如是乎著明白回奏

先是湖南郴州人曾静因考試劣等家居憤鬱忽圖叛逆遣其徒張熙詭名投書于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以同謀舉事岳鍾琪拘留刑訊究問指使之人張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置之密室許以迎聘伊師佯與設誓張熙始將曾静供出岳鍾琪具摺併其逆書奏聞奉旨差刑

侍杭奕祿副都統覺羅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
王國棟拘提曾靜審訊據曾靜供稱生長山
僻素無師友因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評選
時文內有妄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
遂被蠱惑隨遣張熙至浙江呂留良家訪求
書籍呂留良之子呂毅中授以伊父所著詩
文內皆憤懣激烈之詞益加傾信又往訪呂

留良之徒嚴鴻逵與鴻逵之徒沈在寬等往
來投契因致沉溺其說妄生異心等語隨將
曾靜張熙提解來京旋命浙江督李衛搜查
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家藏書籍所獲日記
等逆書並案內人犯一併拿解赴部命內閣
九卿等先將曾靜反覆研訊并發看呂留良
日記等書據曾靜供稱前因傾信呂留良邪

說被其蠱惑兼聞道路浮言愈深疑团致犯
彌天重罪今蒙一一訊問并發看呂留良日
記等書極其狂悖又知　聖朝深恩厚澤
皇上大孝至仁心悅誠服自悔從前執迷不
悟萬死莫贖今乃如夢方醒等語曰俯首認
罪甘服上刑內閣九卿等倫錄供詞進呈
上諭呂留良悍戾兇頑好亂樂禍自附明代

王府儀賓之孫追思舊國憤懣詆議夫儀賓
後裔于親屬至爲疏賤且當流寇陷京呂留
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後伊親被教澤始
獲讀書成立于順治年間應試得爲諸生是
呂留良于明毫無痛癢之關其本心何曾有
高尚之節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試劣等憤
棄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後以博學鴻

詞薦則跪云必死以山林隱逸薦則薙髮為
僧按其歲月身為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乃
始幡然易慮忽歸為明之遺民自是著邪書
立逆說喪心病狂肆無忌憚其寔不過賣文
鬻書營求聲利而遂敢于　聖祖仁皇帝任
意指斥公然罵詛其日記稱我朝或曰清或
為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與逆藩吳三桂達

書亦曰清曰往請若本朝與逆藩為隣敵者然何其悖逆之甚乎且吳三桂耿精忠称兵犯順則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宇恢復則悵然若失形于嗟歎于忠臣殉難則污以遁失聞其死而快意惟以助虐迎寇為心兵連禍結為幸何殘忍兇暴至此極也又如僞永歷朱由榔逃緬甸大軍隨至緬甸震

惧执献軍前豈有被执時滿漢官兵轉于伊
馬前皆跪之事又文集内云今日之窮為羲
皇以來所僅見夫　仁皇帝六十餘年民安
物阜即羲皇以來可以比並我朝之盛者不
可多得而乃云未有之窮乎又日記所載怪
風震雷細心如彗日光摩盪妄捏怪誕之處
甚多其他悖乱之詞不可枚擧呂留良之子

呂葆中曾應試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
華子孫多列庠序乃不即燬板焚書以滅其跡
且前此一念和尚謀叛之案連及葆中蒙
聖祖仁皇帝免其究問而葆中遂憂懼以死
常情而論葆中之兄弟子孫當感激悔悟共
思掩護前非豈料抱守遺編深藏篋笥此固
呂留良以逆亂為家傳而寔天道昭然使呈

現于今月也應將逆賊呂留良及現在子孫嫡
親兄弟子姪照向定律治罪具奏十年十二
月 得旨呂留良呂葆中俱戮屍梟示呂毅中
斬決其孫輩發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呂
留良之詩文書籍不必銷燬 六月岳鍾
琪疏言噶爾丹策零三世佛庭百夷被虜蒙
聖祖再三寬宥 皇上屢欲矜全而終無

悔悟不道之語見于表箋若不大彰天討則
番夷之禍難不息臣約舉王師之十勝决逆
夷之必敗一曰主德二曰天時三曰地利四
曰人和五曰糗糧廣備六曰將士精良七曰
車騎營陣盡善八曰火器兵械銳利九曰連環
迭戰攻守咸宜十曰士馬遠征節制整暇加
以期日之寬舒机宜之詳審凡此全勝之宏

畧咸宜　聖心臣知指日蕩平以報國恩得旨朕不敢預言其必然惟有倍加敬謹仰懇上天皇考垂慈默佑早奏膚功而已

傅爾丹奏兖州右軍車兵李中倫拾銀二封驗係皇賞情愿歸還原主得旨以此見利思義同心同力之忱悃甚屬可嘉着賞銀六十兩

諭內閣浙江嚴鴻逵者寔為呂留良之

羽翼其詞有較呂留良為尤甚者茲擇其悖
逆之語一並宣示日記有云索倫地方正月
初三日地裂橫五里縱三里初飛起石塊後
出火延三十里內居人悉遷避又云熱河水
大發淹死滿洲人二萬餘又云十六夜月食
其時見衆星搖動如欲墜狀又或飛或走羣
向東行又云舊年七月初四日星变欽天監

云此星出天沛垣入天市垣分野屬吳越應在數年內吳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凡此荒唐叛逆之語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內所記載者不勝枚舉其中惟索倫地方擁石出火寔有之事至楚河水發一事或有愚人編木為筏觸石為解沉溺數人乃嚴鴻逵謂淹死滿洲人二萬餘何其妄誕至于斯極

且楚河五地之人畢集而謂獨淹死滿洲有此理乎且伊又貌作迂腐曲謹之態浮薄之士簧鼓其虛譽致廷臣以纂修明史薦舉及伊者伊乃自鳴得意抗慢詭激其自記有云予意自定當以死拒之耳又云衡州人張熙字敬卿來見言其師曾靜永興縣人在彼中講學〻者稱蒲潭先生夫薦舉欲死拒而于

曾靜等千里呼吸相應似此悖逆叛乱之人與呂留良党悪共濟其罪不容于死應作何治罪之處着速議具奏　又諭逆賊呂留良嚴鴻逵朕已將伊極悪大罪之處宣示中外公議治罪至于嚴鴻逵之徒沈在寛生于本朝定鼎数十年之後亦懐不逞如襟志内録沈崑銅詩云那知雁塞龍堆婦翻補禕褏御榻

旁又云剩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是莽新年
此係沈寬銅作于本朝之初年何沈在寬于
作者已故七八十年之後尚述為美談乎又
云楊大郁以孝帽終其身人因呼楊孝帽後
其子清時貴為題名旌忽被怪風裂去此與嚴
鴻逵所記之徐孝先戴孝頭巾自言與先
皇帝戴孝沈倫不去髮白衣冠終其身同為

效慕梗化之民且在寬稱本朝爲清時竟不
知身爲何代之人又所録杭純夫詩漫嗟却
聘同君直又云痛哭錢塘原隰哀又録黃補
菴詩云聞說深山無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
此雖非沈在寬詩其手爲抄録必與已見相
同者其所著詩集有云更無地着避秦人又
云陸沈不必由洪水誰爲神州理舊疆此以

本朝之寓中立極化理郅隆目為神州陸沉
有同洪水之患其謬戾尤為狂肆沈在寛罪
寔無可逭著刑部訊取口供具奏　己未
上御太和殿命大學士捧勅印授大將軍傅
爾丹出征官員行礼畢申時　上率大將軍
等詣　堂子行礼次鳴鑼于兵部排設大纛
前行礼畢遂御長安門外黄幄大將軍等佩

弓矢既辭以次行跪抱礼　上親視大將軍
等上馬啟行　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以在
軍前効力之謝濟世詳釋大學毀謗程朱恭
奏前來朕觀謝濟世所註之書意不在毀
謗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借
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註有拒諫飾
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觀此則謝濟世之

存心昭然可見夫拒諫飾非之說朕素所深戒然必責難陳善忠言讜論而後可謂之諫若排擠傾陷之私言姦險狡惡之邪論豈可以直諫自居而冀朕之聽受耶試問謝濟世伊數陳者何事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能指出一二事乎謝濟世以應得重罪之人從寛令其効力乃仍懷怨望

恣意謗訕甚為可惡作何治罪之處着定議

具奏　諭廣西省在京官員據廣西學政衛

昌績奏稱粵省風俗澆漓而紳仕寔為倡首

即該省鄉紳之在京居官候補者亦稱本地

紳士庶民前洗積習未能驟除應設觀風整

俗使一司化導等語朕觀廣西乃邊遠小省

通籍于朝者本不多人而其中即有謝濟世

陸生楠者則該省風俗之薄劣即此可見矣
今御史陳宏謀等請照衛昌績所奏設立觀風
整俗使獨不思爾等紳士乃兆庶之觀瞻
閭閻之坊表若爾等果能於忠孝礼讓之道
身体力行以為衆人模楷而各教訓其子弟
各規勸其鄉黨則小民慕義向風風俗自日
歸淳厚若不能躬先表率而望秉鐸司教之

官家喻戶曉使之易俗移風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爾等各思嘉惠桑梓貽福子孫當于己身自求之

衛昌績奏畧云粵西民情文抵嗜利而無恥尋仇而輕生健訟而喜妄作一切姦淫偷盜忿爭刦殺干名犯分之事皆悍然行之而不顧而倡之者寔自強橫之紳士始粵處邊鄙民愚而陋井蛙夏虫識見不廣畏鄉紳如虎畏士子如狼故俗有舉人閣老秀才尚書之語其畏官長也不如畏紳士故俗有官如河水流紳衿石頭在之語彼見一姦淫偷盜忿爭刦殺干名犯分之事紳士一一為之無怪其漸染成風寖以惡

薄也且愚民無事之日畏強橫之勢力甘聽
指揮奸民有事之時服紳士之神通曲加党
庇其積害不可勝言臣竊願觀風整俗使一
員以整齊而約束之祇恐小臣識浅未敢瀆
陳近見閩省業蒙諭旨伏思烟江瘴島誠得
一例添設宜有裨益得旨着將廣西在京官
員及進士舉貢等之候補候選者通
行傳諭一一詢問令其明白回奏
諭據
郡王錫保奏稱軍前効力之陸生柟細書通
鑑論十七篇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
之例更屬狂悖恭奏前來陸生柟由廣西舉

人部遴江南吳縣知縣朕覽其履歷奏摺倨
傲誕妄之氣溢于言詞引見時將摺內語詰
問數條皆默然不能對彼時將伊扣缺令以主
事試用蓋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學習
以冀悛改也後伊授工部主事引見時不惟
毫無敬畏且傲慢不恭顯然逆抗形于詞色
夫主事職列部曹知縣卓異行取始得陞

補陸生楠筮仕之初即膺茲職何負于伊而竟敢懟及君父乎伊係廣西人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為党援之處是以將伊革職發往軍前與謝濟世同時効力詎意毫無悔悟怙惡愈深借托古人之事譏異（議）以洩己不平之怨（怒）肆無忌憚至于此極也其論封建云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

為害不循其制亦為害至于今害深禍烈
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又云豈今之人固有
異于前人耶後人之心固有異于前人之心
耶人猶是心亦猶是而日下竟如是等語于
今六合一統莫不尊親而陸生柟云害深禍
烈試問禍害何在所謂竟如是者又何解也
又云聖人之世以同寅恊恭為治孔子稱鄭

之爲命亦是此意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
奸邪不能盡滌詐僞不能盡燭大抵封建廢
而天下統于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
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
語夫中國之一統始于秦塞外之一統始于
元而極盛于我朝然皆天時人事之自然豈
人力所能強乎陸生楠支離謬戾至于如此

其言建儲也借引漢武帝戾太子事發論云
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
機等語父子天性惟至誠至敬可以事親危
機之說豈人子所忍形于言存諸心者乎戾
太子之禍正由于曉危機也又云有天下者
不可以無本之治〻之其意借鈎弋宮堯母
門之事以機本朝不早建儲貳夫建儲關係

宗社蒼生豈可以言我朝　聖　聖相承
皆田未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廼開萬世無
疆之基業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至厚者愚
人固不能知也其論兵制也則稱唐之府兵
云李泌為德宗歷叙府兵興廢之由府兵既
廢禍乱遂生至今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
之制無事則耕于野有事則命將出師還則

兵散于府将歸于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
兵之患等語本朝設立八旂京師禁旅雲屯
外省分設駐札此萬古良法陸生柟以國無
養兵之費搖動人聽王法所不宥也其論隋煬
帝云後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為隋之君臣
者幾希等語意又何所指也其論人主云
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

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逮而人之畏之
者心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
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等語朕臨御以
來與外廷毫無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
其怒何所庸其報哉且云蓄必深發必毒此
陸生柟指阿其那等而言抑自蓄此心也又云
怒之不敢洩報之不敢輕乃陸生柟自述其心

也彼不敢顯言托於論列通鑑以身危禍
烈等語肆為咒詛其逆謀公然形于紙筆
矣其論相臣云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諂誤
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當亦
不得使相臣知之又云宋相李綱有小人譏
之亦有君子排之固人君不能修身知人之
過而亦無教無法之所致等語夫從來不廢密

奏原欲周知天下利獘無專令忝揭相臣之
理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輕聽亦有失人聽言
不厭其廣〻則庶幾無壅擇言不厭其審〻
則庶幾無悞等語朕未甞拒人言亦未甞輕
聽人言陸生楠何為而有此譏議乎又云為
君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
然亦不可無術以防之等語君臣之間豈容

絲毫權術乎其論王安石云賢才尽屛諂謀
盡廢而已不以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
并聖賢之作而用氣象而不知者也等語聖
人廓然大公物来順應有何（作）用乎又云篤恭
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見知天知人之言
彼似未之聞也人無聖學能文章不安乎庸
鮮不為安石者等語安石誤國在不引君當

道若未謂聖學從篤恭無為做起則必如唐文
宗之垂拱萬歷之深居百務尽隳上下睽絶
其背謬無理至此又其論無為之治云雖有
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第存乎綱領不
人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〻而理祇理
付托之人察言動謹幾微防讒間慮踈虞憂
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至若籩豆之事則有司

存等語夫萬幾躬親猶恐智慮未周若恣以
付托于人天下安得此才全德備之一人乎
古来賢主未有不本于勤勞者豈可以用人
大節為籩豆之事置之不問也又云絳度数
諫异鏄順從事以自陷于朋比而不知蓋有
聖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學則人欲勝而
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

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語朕即位以來時諭令諸臣以忠言讜論面折廷諍未嘗非諫諍而喜順從也而陸生柟以异鎛順從爲譏乎以上皆陸生柟斷通鑑中語朕指出數條夫陸生柟身叨乙榜非若曾靜之僻處深山且觀其人未嘗不小有才而乃懷不逞之邪心于進身筮仕之時肆無稽之横議于政教修明

之日且其論皆小紙寸幅蠅頭細字踪跡跪[詭]秘罪大惡極情無可逭朕意欲將陸生楠于軍前正法以為人臣懷怨誣訕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擬具奏

陸生楠奏摺有云人之所以為國家用者才也而才技之所以能益于國家者德也才可以行善亦可以長奸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又云自恃其才至於輕意肆志而不顧又云君子不自表見於大廷廣衆亦不寬假于暗室屋漏凡以知天命之如此充用而

畏之又云五經四書中如惠廸吉從逆凶何
以異于佛老　尋謝濟世陸生柟俱擬斬立
決得旨將諭旨各欵發二　諭內閣今日御
人看有何辨對詢明具奏
史楊保條奏內稱內外秋審緩決人犯若至
三年請令該部查明請旨減等發落則各犯
不至于監禁患病死亡等語從來殺人者死律
有明條試思天下之人誰無父兄子弟殺
人者竟得脫然無事不令抵償為父兄子弟

者孰肯甘心夫彼既傷人之命秋決時不即
抵償乃其幸也而尚以疾病死亡為苦乎況
維法寔足長奸恐寬宥之後而犯者愈衆也
楊保希圖寬厚之名欲以刻覈之名歸諸君
上居心寔屬可惡交部嚴加議處尋革職發
阿爾泰駋站効力　鄂爾奏泰滇省廣西府城
三月初七日慶雲現自午至酉　八月諭

內閣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仕舢奏進湖州民王文隆家萬蠶同織一幅長五尺五寸寬二尺三寸自然成就不由人工廷臣等咸為國家稱慶朕每欲休徵必加乾惕倘蒙上天錫福黎庶衣食充盈乃朕心所謂祥瑞也聖祖皇帝治河方畧告成發河臣敬謹閱看

十月壬大臣等公奏將曾靜張熙依大逆

不道律即行正法諭曰上年張熙投書與岳
鍾琪不肯供出真姓名岳鍾琪與之盟誓始一
一供出彼時具奏前來朕為之動容假若朕
身暫與人盟神設誓則今日安得不委曲以期
無負前言朕洞鑒岳鍾琪之心若不視為一
體寔所不忍况曾静等為流言所感其揑
造謗言之人寔係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允

徒太監等曰發遣廣西造作悪語一路流傳

若非因曾靜之事朕何由知之明白剖晰耶

曾靜等可以寬宥其罪另有諭旨　又謝濟

世在阿爾泰軍前供出昔年叅奏田文鏡寔

出于李紱蔡珽之授意又如塞思黑從西大

通調回令暫住保定未幾李紱奏稱塞

思黑患病不數日奏報病故而邪黨及無知

之人遂有朕授意李紱戕害塞思黑之誣語李紱並不將塞思黑自伏冥誅之處明白于衆以致啟匪黨之擬議則李紱能辭其過乎至田文鏡公忠為國而李紱蔡珽極力陷害指使謝濟世誣奏欲令言臣挾制朕躬此風何可長也李紱蔡珽着交刑部訊取確供

岳鍾琪奏噶爾丹策零使臣特磊等云原解

送羅卜藏丹津前來行至伊爾布爾和詒遇迯回蒙古三人稱總督令帶兵二萬從哈密前來是以噶爾丹策零將卜羅藏丹津仍回伊里輕騎前來齎摺得旨送特磊赴京　諭鄂爾泰以雲南趙州白崖地方平地湧甘泉三股摺奏諸臣以醴泉之瑞歸功于朕寔于朕無涉若謂朕信任鄂爾泰以成風俗之美

受上天之恩此則朕所不辞者　十二月山
西巡撫石麟奏晉省士民情愿自備車騾運
送歸化城軍需得旨前因軍前需用駱駝數
屉該省人民急公趨事已降旨蠲免該省辛
亥年額征銀二十萬以示嘉獎今因運送數
屉又復歡心効力甚屬可嘉著傳旨獎諭仍
令各領應得之價　廣西撫金鉷請于全州

之西延司移本州〻同駐札將巡檢裁汰全
州仍添設州判一員從之　刑部議奏陸生
柟謝濟世俱擬斬決得旨陸生柟于軍前即
行正法謝濟世從寬免死交與錫保令當苦
差効力贖罪　雍正八年二月　景陵寶成
山上產靈芝三本宣付史館　二月命錫本
朝公爵嘉名　三月命西藏辦事內閣學士

僧格統兵一千五百名至騰格里腦兒駐防
四月命改定大學士為正一品尚書為從
一品　大學士會議福建總督高其倬奏恭
閱　福陵形勢其龍輿　永陵共祖同源分
宗抽榦發自長嶺之西行于渾河之北萬峯
拱照群水瀠洄惟是　陵前左畔水法因夏
日溢口流衍以致稍更故道弓炮之勢微覺

外張必須順導河流方稱尽善應如所奏從
之　五月諭進兵之期暫緩一年著岳鍾琪
傅爾丹叅賛大臣陳泰蘇圖来京　怡親王
甍謚曰賢　七月命建賢良祠于京城内白
馬關帝廟之旁祀本朝滿漢大臣才德著聞
完名全節者八月甘肅撫許容奏本年六
月十五河州口外營建河神廟宇即有祥雲

捧日五色成文七月初五自積石關至撒喇城
查漢達斯等處百餘里黃河澄清三晝夜
九月諭内閣朕覽高其倬等所奏太平峪
吉地事宜甚屬妥協大凡讀書居官之人通
曉堪輿者甚少即或有之又往〻以此為諱
高其倬乃封疆大臣原不必以此見長乃其
心以為國家之事莫此為大以一身協贊怡

親王肩此重任籌度萬全此寔出于忠愛至
誠之悃也著賞給一等阿達哈哈番　十月
大學士等遵旨議覆烏蒙搆逆總督鄂爾泰
已調發川黔官兵進勦恐夷（賊）遠遁渡江入川
請沿江分防堵禦得旨此所派弁兵俱聽
鄂爾泰節制調遣　以兵部尚書查弼納為
副將軍命往北路與傅爾丹副將軍巴賽辦

理軍務　鄂爾泰奏官兵報捷恢復烏蒙情形據叅将韓勲在莫都〻地方與賊血戰一晝夜殺賊數百連燬四寨又在奎鄉連戰三日敗賊八千殺賊二千餘衆此鎮雄一路情形也又據総兵官禄遊擊王耀祖等前進東川擊敗猓賊燒燬十三寨斬獲甚衆又遊擊何元等勦捕阿旺急羅箐殺賊三百餘賊衷哀

求援降又遊擊紀龍等剿洗者家海逆裸斬
殺無数此東川一路情形也又據總兵哈元
生前進烏蒙擊敗賊衆数萬射死兇目黒寡
暮未連踹賊營八十餘座直抵烏蒙恢復郡
治此威寧一路情形也現在飛催提臣張耀
祖分路窮捜所有安揷事宜已飭副将徐成
貞會同文員料理尋議叙奬賞　十一月浙

江觀風整俗使蔡仕舢緣事降調裁觀風整
俗使　十二月傅爾丹岳鍾琪自京回軍營
護寧遠大將軍印記成斌奏準噶爾乘我西
路軍營不備率賊二萬餘犯闊舍圖卡倫盜
赶駝馬總兵樊廷率副將冶大雄等領兵二
千轉戰七晝夜救出兩處卡倫官兵會合總
兵張元佐等擊殺賊兵不計其數將馬駝牲

畜悉行奪回
九年正月副都統達罷奏葛斯卡倫現被賊
圍臣親率兵出邊往援柴旦木若賊敗遁即
領兵追襲得旨只宜堅守不可躁妄且戒飭
之　命統北路副將軍查弼納為昭武將軍即
馳赴軍營尋仍以副將軍辦理軍務　二月
岳鍾琪奏軍機事宜十六條一吐魯番地方

饒沃宜廣屯種一吐魯番通伊犁之路逆夷
出入所必經宜嚴設卡倫一準噶爾所属回
子先宜收撫一巴爾庫爾等處宜多派兵丁
以分戰守一襲擊逆夷使其不安駐牧云云
得旨岳鍾琪奏十六條朕詳細披覽竟無一
可採之處岳鍾琪從前輕言長驅直入必欲
勦殘前說若以今日之勢直擣巢穴能保必

勝手大學士等將朕旨傳諭之　諭内閣上
年秋月山東地方山水為患河南亦有数縣
被水朕以田文鏡自能辦理妥帖冬間見總
督邁柱奏知豫省被水之民有覓食糊口于
湖廣者今聞祥符封邱等處乏食窮民沿途
求乞而村鎮中更有賣鬻男女為山陝客商
買去者田文鏡欲將説合之中保媒人拘拿

懲治至于鄉村有粮之家多被附近窮民呼
群覬覦于昏夜之中逼勒借貸有司不能究
問朕深爲駭異田文鏡近來年老多病精神
不及故爲屬員所欺罔耳刑部侍郎王國棟
著馳馹前往將被水州縣查明飛飭該地方
官動用本地倉谷錢粮核寔振濟至麦熟時
奏聞停止其應用緩征之州縣即行緩征以

免追呼之苦　三月諭大學士等準噶爾声
言欲犯北路朕料其詭詐仍欲来犯西路也
藍生芝之脫回未必非賊之故縱令其傳述
此信以懈我西路防範之心可傳諭岳鍾琪
不可稍存輕忽之心　諭大學士等岳鍾琪
署總督查郎阿因聞藍生芝傳說噶爾丹策
零帶領部落家口移住哈喇沙爾并有四月

初一日小策零敦多卜會兵去犯北路之言籌
画四條于口外地方形勢茫然不知于軍
務機宜亦覺昏憒但旁生枝節盈篇累牘朕
深為煩憂可傳諭知之諭詞甚多未録命都統伊礼
布帶兵二千餘名往西路為副將軍若岳鐘
琪有統兵行走之處着伊礼布領滿洲兵一
同前往　四月田文鏡以病乞休命來京

遣左都御史史貽直侍郎杭奕祿署内務府
總管鄭禪保率領翰林院庶吉士及六部學
習人員國子監肄業之選拔貢生等齎諭前
往陝甘二省開導訓諭覺悟愚蒙　五月授石
雲倬為西路副將軍前赴軍營　鄂爾泰奏
廣西思明土府所屬之鄧橫寨積惡多年通
計一百九十餘戶丁壯千人而兇徒聚處專

事刦殺左有雷逢右有那練詰結党羽客行
結柵藉爲外衛深壕險坎設爲內坑鎗箭能
出不能入兵役敢進不敢前從前提 臣張溥
委副將尚清進剿昧于形勢致損兵威臣令
總兵蔡成貴固守圍困一面督兵攻入三月初
四日我軍三路攻賊焚燬寨柵殺賊無數
生擒百餘賊衆全平振聞 六月副都統格

默爾奏騰格里卡倫札薩克諾爾布背叛逃
至滚額爾吉庫〻烏蘇之地臣令叅領巴顔
等追緝擒獲于蒙古爾托羅海押觧回營報
聞　副都統達鼐奏青海原札薩克公墨爾
根戴青拉查卜等逃遁渡梭羅木河而去臣
率兵追至河邉先将其子察罕拉布担生擒
拉查卜畏威迎降　岳鍾琪奏遵旨于巴爾

庫爾建築城垣告竣下部知之　又奏賊夷
圍困魯谷慶四十餘日賴漢回官兵固守殺
死賊人二百餘名云云　七月諭大學士等
四十九旂札薩克游牧之地甚屬緊要今派
京滿洲蒙古兵右衛歸化城兵烏朱穆秦吴
喇忒敖札薩克處共一萬一千名着于八月
起程九月間繞至吴喇忒游牧地方後翰海

前適中處駐札防護此所派札薩克之兵着王
扎木巴爾扎布統轄每旗各派出協理台
吉同往科爾沁等旂派兵六千後減二千名盛京
派兵五千俱繞至科爾沁迤西游牧地方後
駐札其駐防吳喇忒等處之兵着都統穆森
管領前往副都統薩穆哈協同管轄其科爾
沁兵着王羅卜藏滚布貝子拉錫公噶爾弼

管轄每旂各派六台吉同往盛京兵丁著尚書
海壽統轄副都統博第黑龍江副都統多起
納協同管轄　四川總督黃廷桂疏報西炉
口外瞻對等處番賊官兵次第剿撫　靖
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臣等六月初九日進兵
十七日擒獲賊夷已陸續奏聞二十日遇賊
二萬餘人連日交戰殺賊數千因賊踞山據

險難以仰攻移營和通腦兒地方誘賊邀擊
賊益兵尾追圍困軍營索倫察哈爾歸化城
土默特喀喇沁兵丁俱乘機潰逃臣等且戰
且走賊人追擊臣傅爾丹等渡哈爾哈納河
于七月初一日已至科布多修城地方得旨
前據北路都統衮泰等奏報傅爾丹全軍失
利彼時傳諭岳鐘琪加意防守今據傅爾丹

奏不過兵馬有損傷之處大將軍等原無悳也
可傳諭岳鍾琪知之　諭大學士等大學士
忠達公馬爾賽着為撫遠大將軍先于派出
京城兵内挑選一千名輕騎前往圖拉等處
形勢之地駐札會同喀爾喀副將軍王丹津
多爾濟等辦理一切防守事務副都統達爾濟
富昌着同馬爾賽前去續着侯馬蘭泰

副都統胡琳帶兵一千名前去其餘兵四千名俱着預備停妥伺候調往八旂漢軍內派兵四千着都統李杕祖秉衡帶往四子部落後面水草茂盛之處駐札以備調遣　岳鍾琪奏準噶爾全力侵犯北路傅爾丹等被其圍困臣思賊夷必以西路軍營上年遭其騷擾駝馬缺乏難以進擊因有輕視西路之心

臣此時統精兵襲擊烏魯木齊伊恐我師直
搗巢穴自必撤兵回顧我軍既挫其鋒即
便旋師休息臣不敢坐失乘虛進擊之機宜
今帶領參贊提督紀成斌侍郎碩魯公衮布
都統艮敦總兵張元佐王緒級等啟行前進
報聞　傅爾丹奏臣等于六月十七日擒獲
厄魯特哨探賊夷二十三名供稱博克托領

有賊兵二千駝馬萬餘遣叅賛䕶圖副都統
戴豪率兵三千往剿十八日遣前鋒統領丁
寿率兵一千五百名應援與賊戰于庫里野
圖領殺賊四百餘名十九日丁寿䕶圖等與
臣傅爾丹合兵一處二十日賊兵二萬餘衆
高阜衝突大營力戰一日殺賊千餘遣副都
統搭爾岱馬爾齊率兵二千奪占西山二十

一日因賊營險要移營至和通腦兒誘賊邀擊遣丁壽蘇圖覺羅海蘭副都統常祿西弥賴領兵據山梁之東搭爾岱馬爾齊屯守西山副都統永保居中策應叅贊馬爾薩由東路公達福戴豪在前副都統舒楞額土默特公沙津達賴等在後俱保護行營至統兵繼進移營時賊人列陣衝突丁壽等力戰殺賊

千餘忽狂風驟雨氷雹齊至丁孝等遂爲賊
圍困二十二日覺羅海蘭潰圍而出丁孝蘵
圖馬爾齊俱自盡常禄陣亡西彌賴命索倫
兵救援兵俱潰散西彌賴亦自盡二十三日
賊晝夜犯臣大營力戰殺賊五百餘沙津達
賴等及察哈爾歸化城土默特喀喇沁兵一
時潰散軍營止存滿洲兵四千名廿四日隨

知侍郎永國及覺羅海蘭戴豪俱自盡臣等
以餘兵退歸賊夷領兵三萬餘四面来侵廿五
廿六兩日力戰殺賊千餘廿七日殿後公達
福陣亡廿八日渡哈爾哈納河賊夷尾追力
戰殺賊五百餘遂登山嶺分兵二隊臣傅
爾丹率德祿承保自右山下巳賽查弼納舒
楞額自左山下臣傅爾丹于七月初一日至

科布多修城處隨遣弁兵往迎未歸諸將惟
塔爾岱初七日負傷田營已賽查弼納馬爾
薩舒楞額今尚未至臣輕舉妄動以至敗績請
將臣正法得旨朕覽爾等之竭蹶力戰不
覺淚下將朕親束之帶賜與傅爾丹繫之賊
人雖來不可輕進追擊今已授馬爾賽為大
將軍到時爾等公同商酌料理又言賊兵聞

暫駐阿爾秦山嶺專候噶爾丹策零之信以
決進退八月命將科布多庫布可爾兵丁撤
回察罕叟爾駐札　西藏貝勒頗羅鼐等
奏準噶爾欲將逆回拉藏之子襖爾祿立為
西藏得旨準噶爾殺害拉藏豈有寔心將襖
爾(祿)送回西藏令代父職之理正從前策妄阿
拉布坦詭襲西藏之故智將此情由曉諭

唐古忒知之協力防守準噶爾以兵隨模爾
襍斷不可容留即逆戰擊賊衆亦斷不可追
襲　馬爾賽起程　岳鍾琪奏臣遵旨襲擊
烏魯木齊于七月十二日自巴爾庫爾啟行
從伊爾布爾和韶經行五百餘里直至穆壘
河並無賊夷卡倫至哈察河有賊數百人臣
追至阿爾穆克河賊三四千人距山梁官兵

奮勇奪取三處山梁賊往西南敗遁殺死賊不計其数臣追赶離納𠌯河不遠至烏魯木齊僅兩日程臣于七月廿五日統兵田赴巴爾庫爾　傅爾丹奏副将軍巴賽查弼納于六月二十八日越嶺至一河俱戰歿馬爾薩至哈爾哈納河相近紅石崖下中鎗陣亡　九月傅爾丹奏賊人侵犯洪甲舒魯克離科布多

城有五十餘里臣将馬匹收入城中固守得
旨大将軍馬爾賽並無軍營急務可行文令
其緩行前進茲台站已斷或回來或尋嚴固
處駐札 又奏據侍衛達什爾圖報稱賊人
駐札紅鄂羅腦兒約有萬人又科布多城外
三十餘里有賊兵五六百往布延土前去報
聞 命馬爾賽于歸化城北翁滾地方有水

草之地駐札　十月馬爾塞〔賽〕奏據章京達賴
報稱賊人越那穆山嶺至白格爾察罕鄂爾
格地方將輝特公巴濟圖爾古特郭芥喇嘛
之徒弟及厄魯特王色卜騰旺布之班第俱
行掠去賊兵大半進西爾哈郭畢向鄂多里
巴爾哈孫前去又一隊賊兵向杭愛由圖拉
前進總在厄爾得尼招會齊攻取喀爾喀遊

牧又奏原任巡撫西琳報稱賊人来至札克拜達里克城南噶爾特刦擄牧場駝馬又據二十一台至四十二台章京等報稱各台俱有賊踪係在推河里居住厄魯特王色卜騰旺布及貝勒多爾濟色卜騰之屬下人乘機擄掠 十一月命馬爾賽至札克拜達里克駐札 以順承親王錫保為靖邉大將軍傅

爾丹管振武將軍事馬爾寨賽為綏遠將軍
撫遠大將軍印交康親王暫管